

“华文岛”祖语资源历时演变的 有阶替换：以泰南洛坤府曾里市为例 **Stratified Replacement and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Heritage Language Resources on the Chinese-language Enclave: A Case Study of a Town in Southern Thailand**

崔宗旺¹

Zongwang CUI

中国厦门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Xiamen University, China

zungwongceoi@stu.xmu.edu.cn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22011363>

摘要 海外华语从母语退变为祖语的“祖语化”过程尚缺乏来自历时视角的动态考察与案例支撑。本文以泰国南部洛坤府的一个“华文岛”曾里市为个案，通过多领域祖语语言景观、多代际社区和家庭祖语对话状态的系统调查，分析祖语资源在区域和领域两个维度上的历时替换规律。研究发现，祖语资源演变呈现清晰的“有阶性”。在区域祖语资源维度，主要替换阶为“社区>家庭”，并存在“汉语方言>汉语普通话>当地通用语”和“（汉语母语）单语>双语>（当地通用语）单语”两条子替换链，其中，家庭是祖语延续和保存的最后堡垒，家庭语言对话状态的“再次单语化”可以视为“祖语化”完成的标志。在领域祖语资源维度，主要替换阶为“政治领域>公共服务领域>商业领域>文化与宗教领域”，其中，教育领域还存在“繁体>简体”子替换链，文化和宗教领域保留最后的祖语资源，具有较强的稳固性。该个案揭示了海外华人社区汉语母语退变为祖语的典型路径，为考察“祖语化”这一动态过程提供了实证依据。

关键词 语言替换；祖语；祖语化；有阶性；语言景观；对话状态

Abstract The process by which overseas Chinese shifts from a native language to a heritage language, referred to in this study as *heritagization*, has rarely been examined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or documented through empirical case studies. Taking Chandee, a town in southern Thailand and a long-established Chinese-speaking enclave, as a case stud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diachronic patterns of heritage-language replacement across regional and domain-specific dimensions through a systematic survey of multilingual linguistic landscapes, intergenerational language use in the community, and heritage-language conversations within famili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evolution of heritage-language resources follows a clear stratified replacement. At the regional level, heritage-language replacement proceeds from the community to the family. Two subsidiary replacement sequences are also identified:

收稿日期：2025-07-23；修改日期：2025-08-14；录用日期：2025-10-12

作者简介：¹ 崔宗旺，厦门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 / 海外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Chinese dialects gradually give way to Mandarin and subsequently to local lingua franca, while Chinese monolingualism is first replaced by bilingualism before returning to local-lingua-franca monolingualism. The family constitutes the final stronghold for heritage-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the *re-monolingualization* of family language use may be regarded as an indicator that heritagization has been completed. At the domain level, heritage-language replacement unfolds across the political, public service, commercial, and cultural and religious domains. Within the educational domain, Traditional Chinese is gradually replaced by Simplified Chinese. Among these domains, the cultural and religious domain retains the last remaining heritage-language resources and therefore demonstrates the greatest resilience. This case study identifies a typical trajectory through which Chinese i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shifts from a native language to a heritage language,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 process of heritagization.

Keywords Language shift; Heritage language; Heritagization; Stratified replacement; Linguistic landscape; Dialogic states

引言

历史语言学研究将共时的语言分布作为观测历时语言演变的窗口，上推下联，在语言演化规律的研究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语言作为一种资源是近年来学界的共识，语言资源学研究已成为一门热点学科（李宇明，2019，2022；梁京涛等，2024）。同样作为语言资源的海外华语或祖语（Heritage Language, HL），在联系族群成员、维护族群利益、塑造文化共同意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具有一般资源的“功用性”“稀缺性”“库藏性”等特点（施春宏，2022）。祖语，又叫“继承语”，专指社会主体语言之外，在家庭日常对话中使用的或作为语言文化传承的祖先语言（Polinsky & Kagan, 2007；郭熙，2017），海外华语经历了从母语到祖语的退变过程，此时的“祖语”已不再是华人后代的“母语”。母语到祖语的退变是同一门语言在使用地位上的历史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该语言的使用范围、交际功能和文化地位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弱化，这一过程被称为“祖语化”（heritagization）（郭熙，2023a，2023b），目前对于祖语资源的研究集中在宏观角度和静态角度，包括祖语资源保持（张巧红等，2021）、祖语传承和祖语教育（周明朗，2014）等，缺乏母语到祖语退变过程中的动态视角。本文着眼于祖语资源替换过程中的内部视角，借助泰国南部洛坤府一个“华文岛”近百年以来语言资源库藏变化的民族志个案研究，利用共时的祖语资源分布重现母语到祖语历时退变过程中的一般“替换阶”。

一、“华文岛”作为观测祖语资源历时演变的窗口

汉语方言研究中将存在于较大的方言区内的说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方言的较小区域称作“方言岛”（dialect island），比照这个概念可以提出“华文岛”（Chinese-language enclave）的概念。“华文岛”指在海外某国通用语环境包围下，通行中文的一片封闭的较小区域。与传统“华文村”的定义稍有不同，华文岛更加强调中文使用的“封闭”“孤立”的状态，缺乏用中文作为

对话语言与外界进行交流的机会。“华文岛”可以看作一个孤立的封闭系统，影响语言内部新陈代谢的外部变量较少，但同时在周边强势通语的干扰下，语言替换的发生和语言资源的流失将更为迅速。“华文岛”的祖语化过程一般具有较为清晰、完整的纵剖面，是一个观测祖语资源替换的绝佳窗口。

本文的研究案例发生在泰国南部洛坤府曾里市。曾里市（Chandee），泰语名 จันดี，位于马来半岛中部、泰国南部那空是贪玛叻府（华人简称为“洛坤府”）的下辖县差旺县（ฉวาง，Chawang）¹。百多年前，马来西亚华人遭遇政治排挤，时值泰国南部开发高潮，泰国政府允许外国人开辟土地，建设城市。马来西亚先侨借机北上，辗转到了泰国南部洛坤府，华人先侨获得了那汶县（นาบอน，Nabon）周围的开发权，选择了那汶县附近的曾里市作为开发核心，第一代华人开始在这里聚集与生活，发展橡胶业、开报社、兴华校、建宗祠、办同乡会，留下了丰富且系统的中文景观。²曾里市四面皆为泰国本地原著民，长期处于和外界的低交流状态，是一个标准的“华文岛”。目前曾里市进入第五代华人阶段，华语“祖语化”的过程已经完成，对曾里市祖语资源历时形态分布的完整剖析具有揭示语言演变规律的历史语言学价值。

二、“华文岛”祖语资源的分布

（一）祖语资源的形态、特点和微观分类

1. 祖语资源的形态和特点

资源总是以特定的方式存在于特定的时空当中，资源存在的形式可以称作资源的形态。祖语资源在语言演化过程中以书面语和口语两种形态呈现出来，书面语祖语资源的主要表现是独特的语言景观（language landscape），具体表现为店铺招牌、建筑名称、宣传标语等景观形态的空间概括；口语祖语资源的主要表现是家庭代际交际中的对话语言。祖语语言景观和家庭祖语传承共同构成祖语资源保持和传承的基本形态。包括口语资源和书面语资源在内的祖语资源具有如下特点：

（1）历史性：书面祖语资源是特定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产物，其历史性表现在对特定时代的社会背景和语言使用习惯的反映；口语祖语资源的使用场域集中在家庭空间和文化空间，具体表现如家庭代际交流中老一辈使用的历史词汇和语音，以及举行特殊文化仪式时使用“祖语”进行的文化表达（如戏曲、民歌和宗教语言）。

（2）多码性：多码性是指祖语资源的形态表现呈多种语码复合的语码混杂（code-mixing）状态，而非单一语码的形式。泰国书面祖语资源的混合表现常常有“中泰双语语码混杂”“繁简双形语码混杂”两种形式。在祖语替换过程中，祖语语言景观会经过“双语化”和“简体化”

¹ 参见 Wikipedia: Chawang District,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Chawang_district（访问于 2025 年 8 月 11 日）。“曾里市”是当地华人的叫法，“市”并非现代汉语意义上的“城市”，大约相当于汉语中的“集市”或“乡”。

² 曾里市振华学校退休老教师、第二代华人姚振光先生口述。

的历史改造过程，原先的繁体单语语码会以“中泰双语”“繁简双形”等不平衡的分布方式保存下来，形成多码复合的语言景观。口语祖语资源的混合表现为“方言和普通话的语码混杂”，第一代华人倾向于使用方言单语语码，第二代华人成为同时掌握汉语普通话和泰语的双语语码者，第三代以后的华人重新回归到泰语单语语码。

（3）有阶性：祖语资源的替换过程在历时演变上呈现出有阶性，即祖语资源在不同对话区域或对话领域内变化速度不均衡，呈现出渐进式替换的“阶”（rank）。具体来说，祖语资源有阶替换的形态表现是书面语祖语资源从不同语言景观领域、口语祖语资源从不同对话区域退出的时间不同而形成的“替换阶”。陈保亚（1998）提出核心词替换的有阶性理论，认为人类语言基本核心词在语言接触中存在不同的借用层次和顺序。由此观之，语言接触和替换过程的一个普遍机制就是演变过程的“有阶性”。但是，本文提出的祖语资源的有阶替换和语言接触的有阶性稍有不同。从动因来看，语言接触的有阶替换受语言系统内部的语言结构因素驱动，不同层面的语言单位组织程度的差异导致替换的速度不同，形成语音或词汇借贷的“阶”。祖语资源的有阶替换受语言系统外部因素（使用频率和言语社团交际密度）驱动。不同言语社团或不同主体间使用祖语进行交际的频率差异导致替换的速度不同，形成祖语资源替换的“阶”。例如，在口语祖语资源方面，家庭成员间的对话密度大于社区成员间对话密度，因此，家庭的祖语保持晚于社区的祖语保持，二者在祖语退出的时间上形成差序。

（4）库藏性：语言资源观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语言库藏观和语言产品观（施春宏，2022）。祖语资源的区域分布和领域分布的总和、共时分布加历时演进的总和构成一个整体，可以视为一个“库藏”（inventory）。库藏就像一个仓库，里边的藏品具有丰富性和可资利用性。因此，祖语资源库藏具有经济属性，学习祖语、传承祖语和研究祖语在于挖掘祖语的库藏价值。

2. 祖语资源的微观分类

语言资源分类标准多样，例如按照国别可以分为世界语言资源和国家语言资源（崔希亮等，2024），按照资源形态又可以分为口语资源、书面资源和衍生语言资源（魏晖，2021）。本文从言语社区（speech community）内部微观视角分类，将祖语资源分为“区域祖语资源”和“领域祖语资源”两大类，分别对应语言内部分类中的“空间标准”（例如不同地域方言的划分）和“社会标准”（例如不同社会行业语的划分）。

（1）区域祖语资源：“华文岛”按照语言的区域使用，可以分为家庭和社区两个区域。家庭是语言交际的最小区域单位，其次是社区，同时，整个“华文岛”可以看成更大的言语社区。不同家庭之间、不同言语社区之间的语言资源保持存在差距。

（2）领域祖语资源：按照语言使用的不同领域分类，一个封闭的“华文岛”言语社区内通常存在几个典型的领域或者行业，可以具体细分为“政治领域”“公共服务领域（包括教育、医疗卫生、交通和公共娱乐四个方面）”“商业领域”和“文化与宗教领域”，不同领域内的语

言资源使用和保持都存在差距。

（二）曾里市祖语资源的历时演变

1. 曾里市领域祖语资源分布

领域内祖语资源的历时演变可以通过共时区域内语言景观的分布间接呈现。根据对曾里市语言景观的民族志调查，共搜集到 115 条中文语言景观，剔除不便分类的中文景观、领域内祖语资源的子景观或与研究主题无关的中文语言景观（如中文对联、碑刻名录、涂鸦等）81 条，剩余的 34 条中文语言景观分别归属到“政治语言景观”（0 条）、“公共服务语言景观”（4 条）、“商业语言景观”（21 条）、“文化与宗教语言景观”（9 条）四类子领域（见表 1）。

表 1 曾里市领域祖语资源语言景观分布数量统计

领域	语码						总计
	单语—中		单语—泰		双语—中泰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政治	0	(0)	1	(100)	0	(0)	1
			政府大楼	(100)			(0.7)
公共服务 (教育、 医疗、交 通、公共 设施等)	0	(0)	9	(69.2)	4	(30.8)	13
			曾里火车站 曾里幼儿园 曾里寺庙学校 曾里药房 公园 汽车站 银行	(11.1) (11.1) (11.1) (11.1) (11.1) (11.1) (30.0)	振华学校 振华校友 会运动场 华侨公会 曾里市牌 楼	(25) (25) (25) (25)	(9.2)
商业	0	(0)	97	(82.2)	21	(17.8)	118
					五金店 日货店 种子店 餐馆 旅社 服装店 夜市	(23.8) (33.3) (4.7) (19.0) (4.7) (9.5) (4.7)	(83.1)
文化和宗 教	4	(40)	1	(10)	5	(50)	10
	曾里仙宫 乐园 天地父母 神龛 华侨义山 道观	(25) (25) (25) (25)	他农寺庙	(100)	福州会馆 振华礼堂 水母娘娘 庙 致公堂 曾里书店	(20) (20) (20) (20) (20)	(7.0)
总计	4	(2.8)	108	(76.0)	30	(21.1)	142

在四类领域祖语资源分布中，有 21 处“商业祖语资源景观”，数量最多，占当地“总商业语言景观”的 17.8%，主要原因是当地华人主要从事服务业，商业作为家庭产业传给后代，得以一直保留下来；4 处“公共服务祖语语言资源景观”，占当地“总公共服务语言景观”的 30.8%，说明华人参与地方公共事务；9 处“文化和宗教祖语语言资源景观”，占当地“总文化和宗教语言景观”的 90%，其中 4 处中文单语（占 40%）。该类景观在第一代和第二代华人生活期间业已形成，在当地的文化生活和宗教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 10 处文化与宗教语

言景观中，只有 1 处（他农寺庙）为泰语单码，说明当地仍保留较多的中华文化。

2. 曾里市区域祖语资源分布

“区域祖语资源”分布是指一个言语社区或家庭语言使用场域内的共时和历时的语言库藏总和。广义的区域祖语资源应包括领域祖语资源在内，这里仅指言语社区和家庭两个语域的区域祖语资源，是狭义的区域祖语资源。在区分了“区域祖语资源”的广狭之后，接下来我们引入“社区语言对话状态”和“家庭语言对话状态”两个概念分析华文岛的狭义的区域祖语资源分布。

（1）对话状态和“再次单语化”

“对话状态”指使用某种对话语言完成会话的持续过程（陈保亚，2013），对话状态中对话语言选择的历时变化可以反映一门语言历时地位的变化，是揭示方言和民族语言分化与融合的有力工具。会话双方进入对话状态的一个前置条件是“双方至少共享一门互通的语言”（余德江，2020：26），为此可以按照对话语言的选用把对话状态分为“母语对话状态”和“二语对话状态”。母语对话状态指交际双方的母语相同，并且主要使用母语完成会话的过程；二语对话状态指交际双方中的至少一方使用了非母语完成会话的过程。二语对话状态是用来分析社区和家庭语言换用的一个必要工具，其蕴含一个前置条件：处在二语对话状态中的至少一方是双语者，该双语者在二语对话状态下调用了母语之外的另一种对话语言完成会话。反过来，使用非母语参与交际的“双语者”也是二语对话状态的必要条件，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二语对话状态”只存在于双语社区或者双语家庭，是语言替换或者祖语化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曾里市的二语对话语言的选用有“汉语普通话”和“泰语”两种，二者呈现不同的历时演变，见下表：

表 2 曾里市祖语的历时区域分布和对话状态

时间	社区	家庭
第一代华人（1920-1940）	单语—闽方言	
第二代华人（1940-1960）	双语—泰语、汉语普通话	三语—闽方言、汉语普通话、泰语
第三代华人（1960-1980）	单语—泰语	双语—汉语普通话、泰语
第四代华人（1980-2000）		单语—泰语
第五代华人（2000 至今）		

第一代华人在社区和家庭两个区域都是闽方言单语的“母语对话状态”，并不存在“二语对话状态”，因此可以把第一代华人社区叫做“单语社区”。第二代华人是典型的双语社区和双语家庭，因此一定具有二语对话状态，在社区和家庭区域内的对话语言选用上，汉语普通话和泰语都可以作为对话语言，当汉语普通话作为目标对话语言时，主要是“父（辈）—子（辈）”的家庭代际交际，当泰语作为目标对话语言时，主要是“子（辈）—子（辈）”的社区同辈交

际。¹第三代华人的社区对话语言转变为“泰语”，并且经历了一个由双语社区重新回到单语社区的过程，在社区层面不再存在“二语对话状态”，这个过程可以称为“再次单语化”。“再次单语化”标志着汉语由母语转变为祖语，不再作为社区的日常交际和对话的语言。虽然汉语在第三代华人社区层面因“再次单语化”而“祖语化”了，但是第三代华人家庭层面仍然保持着双语现象，此时双语家庭的二语对话状态仅有“汉语普通话”作为目标对话语言在“父—子”代际间交际这一种情况，第三代华人“子—子”同辈交际的“泰语对话状态”已经升格为“母语对话状态”了。

对以上分析可以作一个小结：“汉语”的“祖语化”同时意味着“泰语”的“母语化”，二者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历时过程，这个替换过程通过“二语对话状态”的存续表现出来，并在第三代华人社区彻底完成替换，这与 Fishman (1966: 34) 调查美国移民家庭语言保持案例时所得出的结论“祖语常常在第三代移民家庭消失”相一致。其中第三代华人家庭仍然保留双语现象。家庭具有的这种抗拒“祖语化”的力量，使得其滞后于社区早先完成的语言替换，二者形成一种“差序”的对应关系。

(2) 家庭对话状态和社区对话状态的差序对应关系

祖语在家庭和社区两个区域退出时间的早晚不同，因而两个区域的对话语言数量也有不同。如表 2 所示，在曾里市第二代华人社区内部，社区对话语言有泰语和汉语普通话两种，家庭对话语言有闽方言、汉语普通话和泰语三种，到了第三代华人社区，社区对话语言只剩下泰语单语，家庭对话语言只剩下汉语普通话和泰语两种了。可以发现，第二代社区的“社区对话状态”和第三代社区的“家庭对话状态”在对话语言的选用上是一致的，进一步来看，是家庭内的代际对话语言（而非同辈对话语言）和社区对话语言的选用具有同步性和一致性，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叫做家庭对话状态和社区对话状态的差序对应关系。

例如在曾里市第二代华人社区，社区对话语言（见表 1）是泰语和汉语普通话，家庭代际对话语言（见图 1）也是泰语和汉语普通话（其中，第一代“祖辈—父辈”之间的对话语言为汉语普通话，第二代“父辈—子辈”之间的对话语言为泰语），二者在对话语言选用上体现为“一致性”。家庭对话语言的选用进一步说明第二代华人家庭内的第二辈（父辈—子辈）之间的家庭代际对话语言是将来第三代华人社区的社区对话语言，二者在对话语言的选用上体现为“同步性”。

¹ 本文把曾里第二代华人的母语界定为汉语普通话，因此其社区“子—子”同辈交际属于“母语对话状态”，而不纳入“二语对话状态”讨论。双语社区后代的母语通常可按学习顺序或语言认同界定。据曾里市第二代华人姚振光先生介绍，当地第二代华人大多出生于泰国，后赴马来西亚华人社区求学并习得普通话，虽难仅凭习得顺序判断其母语，但受访者多认同汉语为母语。另外，本文不区分“汉语”与“华语”，统一称“汉语”。匿名评审指出，该群体经马来西亚习得汉语，样本的原生性和典型性有限。这一局限不影响本文的一般性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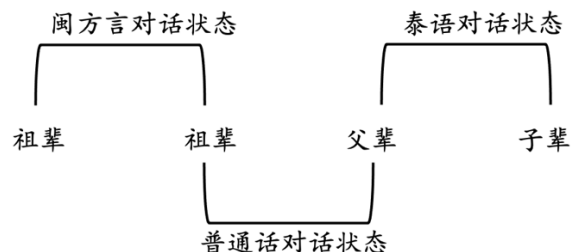


图1 泰国曾里市第二代华人社区家庭语言对话状态

最后，家庭对话状态和社区对话状态的差序对应关系还揭示了社区对话语言选择的改变早于家庭对话语言选择的改变，家庭的语言转换滞后于社区的语言转换，即“家庭是祖语延续和保存的最后堡垒”（刘群，2017；陈保亚，2017）。

三、领域祖语资源历时演变的替换阶

曾里市领域祖语资源的共时分布反映出华文岛祖语资源替换的一般过程如下：

a. 政治领域>公共服务领域（教育、交通、卫生医疗等）>商业>文化和宗教

四个领域代表四个替换的“阶”，每一个“阶”用“>”连接起来，表示替换的时间顺序，位于替换阶“>”左边的领域先完成替换，意味着该领域的母语资源先退格为祖语资源、完成“祖语化”。根据曾里市第二代华人的口述史调查显示，当地政治领域曾有过华人的参与和汉语的使用，在第一代华人社区中，当地华人通过“华侨公会”和“中山报社”管理社区和联系外界，但是后来社区的政治功能由当地政府接管，华人及华语退出政治领域，“中山报社”在第二代华人社区阶段业已停办，“华侨公会”成为专门的公共服务机构。

接下来是公共服务领域和商业领域的祖语资源退出，祖语资源开始退出的标志就是“双码”阶段的出现。在公共服务和商业领域的共时语言景观分布中，都有不同数量的中泰“双码”景观。目前交通领域和医疗领域语言景观已经度过“双码阶段”，完全“单码化”（只有泰语语码），教育领域（当地的华文学校）还处在“双码阶段”，学校语言景观既有泰语语码，又有中文语码，还有双码混杂现象，由此观之，如果祖语资源有一天从教育领域退出，那么当地公共服务领域将彻底完成汉语的“祖语化”。除此以外，受中国汉语国际传播和泰国中文教育宏观战略影响，教育领域也存在一条语码换用的“替换阶”：

b. 繁体>简体

在21世纪以前，曾里市的中文教育主要由泰国华人社团或组织主导，华文教师和教材主要由中国台湾地区输送。2004年，曾里振华学校聘请了第一批从中国内地来的5位志愿者教师，¹此后学校的教学语言从繁体中文转向简体中文，大陆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教材取代原先的自编

¹ 2004年，中国教育部启动了“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泰国作为项目试点国家，提前一年实施了志愿者项目。详情参见中国新闻网：《中国志愿者赴泰开展中文教育逾20年硕果累累》（2024年3月15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4/03-15/10181130.shtml>。

繁体教材或者华文老教材。¹

根据我们对曾里市早期和近 20 年新增商业语码使用情况的调查显示（见图 2），商业领域的祖语资源保持较好，推测其原因为泰国华人也有继承家业和安土重迁的文化意识。同时，早期当地华人的消费习惯和偏好也一定程度得到了保留，例如当地至今还有“点心”餐厅、粥店、馒头店、粽子店和油条店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品类，因此，从第二和第三代华人传承下来的早期家族产业大都得到了保持。不过商业领域的祖语资源目前都处在“双码”阶段，既有中文店名，又有泰语店名，无中文单语店铺招牌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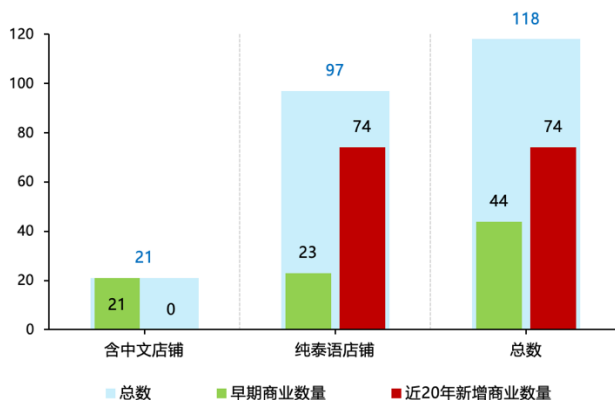


图2 曾里市早期和近 20 年新增商业语码使用情况

另外，对曾里市 118 家商店的调研显示，近 20 年新增的商店有 74 家，有中文语码的商店为 0 家，意味着现存的 21 家含中文语码的店铺，都是第二代或第三代华人社区的遗留。

四、区域祖语资源历时演变的替换阶

曾里市区域祖语资源的共时分布反映出华文岛祖语资源替换一般的过程如下：

c. 社区>家庭

家庭是祖语延续和保存的最后堡垒。从替换链来看，区域内祖语资源替换是一个使用范围不断窄化的过程，具体表现是社区最先完成从母语退格到祖语的“祖语化”过程，家庭保留最后的祖语资源，形成一个“社区>家庭”的替换阶。在曾里市家庭内部同样存在两条语言换用（语码转换）的“替换阶”。

d. 闽方言>汉语普通话>泰语

e. 单语>（三语）>双语>单语

在语码选用上，家庭内部最先完成“祖语化”和语言替换的是汉语方言²，其次是汉语普通话，最后完全换用为当地通语。在语码数量上，家庭语言替换的必经阶段是“双语化”，双

¹ 据曾里市振华学校退休教师、第二代华人姚振光先生口述。

² 调查发现，曾里市第二代华人均能流利使用汉语普通话，但已无法使用闽方言进行交际或连贯表达，仅能说出常用词语和简单句式。这表明，至第二代华人时期，闽方言已退出该社区的祖语传承体系。这一观察与本文所构建的祖语资源替换阶模型的推演结论一致，同时也印证了前文关于“家庭对话状态”与“社区对话状态”差序对应关系的分析。

语现象是从原先（母语）单语到最终（当地通语）单语阶段过程中最重要的现象。如果第一代华人是汉语方言家庭，理论上还会经历三语阶段（但在曾里市第二代华人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中并没有出现）。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母语完全从家庭语域退出的标志是二语者在家庭语域范围内消失，二语家庭经由“再次单语化”重新变成单语家庭。此时，母语传承由“自然传承”（通常是家庭语言生活的自然延伸，主要是口语的习得）转变为“非自然传承”（通常是在学校教育下接受的语言学习，主要是书面语的学习），母语转变为祖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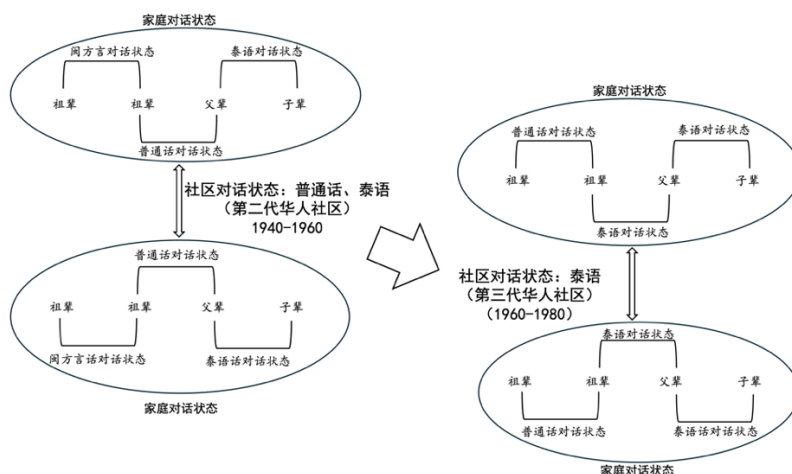


图3 第二代华人社区到第三代华人社区的语言对话状态换用过程

第二代华人社区和家庭常常被视为典型的双语社区和双语家庭，是祖语替换的重要阶段。以曾里市第二代华人社区到第三代华人社区的语言对话状态换用过程为例（见图3），第二代华人社区家庭内的代际对话语言成为第三代华人社区的社区对话语言，由此可以建立一个社区语言对话状态和家庭语言对话状态的互动模型，这个互动模型的主要机制是：子辈承继父辈的同辈对话语言，社区承继家庭的代际对话语言，社区对话语言先于家庭对话语言发生改变，家庭内第二辈代际对话语言预示下一代社区对话语言。

结语

祖语资源的历时演变呈有阶性，以“语言景观”和“对话状态”为观察材料的“领域祖语资源”和“区域祖语资源”的二分法研究相互补充和支持，用来研究祖语资源历时演变的“替换阶”具有可行性。根据曾里市区域和领域祖语资源的替换过程，文章对“华文岛”乃至“华文村”祖语资源库藏的一般“替换阶”作出如下总结（见表3）：

表3 祖语资源库藏的“替换阶”模型

祖语资源库藏的“替换阶”模型	
区域替换	社区>家庭
	汉语方言>汉语普通话>目的语国家的当地通用语 单语（汉语母语）>（三语）双语>单语（目的语国家的当地通用语）
领域替换	政治领域>公共服务领域（教育、交通、卫生医疗等）>商业>文化和宗教
	繁体>简体

泰国洛坤府曾里市的个案研究对揭示“华文岛”的一般祖语资源替换阶有启发意义。观察发现,“对话状态”差异不仅存在于区域层面,也体现在不同领域之中,深化领域内保持状态研究有助于补充替换阶模型。“家庭对话状态”和“社区对话状态”互动的具体机制也有待继续观察和探索,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方向。同时,当代中文在海外传播中面临英语作为第二外语的竞争,三语接触与新语言生态正对祖语保持、流失及现有替换规律构成挑战。此外,祖语资源的文化与产品价值亟需更多区域国别研究支撑,未来应在更广范围和更多材料中探索汉语祖语传承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 崔希亮,崔永华,王海峰,吴勇毅,张旺熹,郑艳群,周小兵. (2024). “国际中文教育”多人谈. *语言战略研究*, 9(5), 92-96.
- 陈保亚. (1998). 再论核心关系词的有阶分布. *民族语文*, (3), 35-41.
- 陈保亚. (2013). 语势、家庭学习模式与语言传承——从语言自然接触说起.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0(3), 78-88.
- 陈保亚. (2017). 家庭语言环境:传承母语的最后家园. *语言战略研究*, 2(6), 81.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17.06.014>
- 郭熙. (2017). 论祖语与祖语传承. *语言战略研究*, 2(3), 10-19.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17.03.005>
- 郭熙. (2023a). 试论海外华语传承话语体系的构建. *语言文字应用*, (2), 2-10. <https://doi.org/10.16499/j.cnki.1003-5397.2023.02.007>
- 郭熙. (2023b). 海外华语传承的历史经验与国际中文在地化传播.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55(1), 46-55.
- 刘群. (2017). 家庭语言规划和语言关系.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0(6), 117-121.
- 梁京涛,唐培兰. (2024). 论语言的资源属性.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4), 151-160. <https://doi.org/10.20247/j.issn1671-1106.2024.04.015>
- 李宇明. (2019). 中国语言资源的理念与实践. *语言战略研究*, 4(3), 16-28.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301>
- 李宇明,施春宏,曹文,王莉宁,刘晓海,杨尔弘,颜伟. (2022). “语言资源学理论与学科建设”大家谈. *语言教学与研究*, (2), 1-16.
- 魏晖. (2021). 再论语言资源、语言资源观及语言资源管理. *江汉学术*, 40(4), 98-105. <https://doi.org/10.16388/j.cnki.cn42-1843/c.2021.04.011>
- 余德江. (2020). *语言接触的多层塔式模型——以红河流域的傣语为中心* [博士学位论文]. 北京大学.
- 张巧宏,王汉卫,张金桥. (2021). 意大利华二代祖语保持研究. *华文教学与研究*, (2), 61-70. <https://doi.org/10.16131/j.cnki.cn44-1669/g4.2021.02.008>
- 周明朗. (2014). 语言认同与华语传承语教育. *华文教学与研究*, (1), 15-20. <https://doi.org/10.16131/j.cnki.cn44-1669/g4.2014.01.018>
- Fishman, J. A. (1966). *Language loyal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aintenance and perpetuation of non-English mother tongues by American ethnic and religious groups*. Mouton.
- Polinsky, M., & Kagan, O. (2007). Heritage languages: In the “wild” and in the classroom.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1(5), 368-395. <https://doi.org/10.1111/j.1749-818X.2007.00022.x>

(责任编辑: 丁了了)